

柏杨口述、周碧瑟执笔、柏杨夫人张香华补遗

柏杨回忆录

【插图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



周碧瑟执笔、柏杨夫人张香华补遗

楊四憶錄

[插图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柏杨回忆录/柏杨 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

ISBN 978-7-02-008379-4

I. ①柏… II. ①柏… III. ①柏杨(1920~2008)-
回忆录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33101 号

责任编辑:廉 萍 装帧设计:刘 静
责任校对:李晓静 责任印制:张文芳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38 千字 开本 680×960 毫米 1/16 印张 19 插页 27

2011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978-7-02-008379-4 定价 4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提 要

不论称“自传”“自述”或“回忆录”，都是面对自己的过去，从出生、成长以迄于今的生命史；不论是自己手写，或是口述后由他人执笔，在追忆的当下，重新体验一生的酸甜苦辣，会是悔恨交加，抑或无限荣宠，感念仁慈的上苍？

著作等身的柏杨，却没有亲笔为自己刻画生命的年轮，而是选择以口述/记录的方式来为自己写历史，而执笔者周碧瑟竟“不是一个写文章的人”。在本书的《序》（柏杨）及《代序》（周碧瑟）很清楚交代这样一本书的因缘及写作过程。

全书四十七篇，首篇以“野生动物”为题记其出生，然后便一路展开柏杨七十五年的岁月，以生活和际遇带出时代社会，在这里我们看到不认输的柏杨，如何在复杂而艰困的环境中寻找出路，卑微却又勇敢地活着，一点一滴积累着巨大的生命能量，发光发热，照明人世的幽暗以及历史的长夜。

周碧瑟的文笔灵动活泼，从口述到记录，看不出有任何表达上的疏漏；材料虽受限，却能裁剪得体，全书一气呵成，柏杨因此而跃然纸上，重演他的一生。

序：重飞来时路

苏东坡有一首诗：“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充满人世沧桑的伤感，从小就在我心头回荡。正像我来自的北中国大地，冬天万里雪飘，雪地上一趾一履，痕迹都十分明显，可是，大雪继续纷飞，任何痕迹都会湮没。

人生，正是如此。一个人从呱呱坠地起，他就命中注定要一个人走完他生命的全程，不管他是欢乐或是愁苦，不管他有许多伙伴或孤单一人，也不管全程是长是短。没有几个人能够再回他的起点，重踏原来的脚印，因为大雪继续纷飞，原来的脚印已经不见。只有少数幸运的人，借着回忆录、自传之类的文学作品，才能像飞鸿一样，重返他的来时地，重寻过去留下的痕迹。脚印埋藏在万丈深的底层，外人看起来，不过一片冰天雪地，但从那万丈深的脚印上发出的人性温暖，往往使飞鸿肠回气荡。就在这里，埋葬着他的往事，是欢乐、是悲哀、是歌声、是哭泣，一一涌上心头。

多少年来，朋友们一直劝我写回忆录，我也认为每一个人都有写回忆录的义务，把他们的时代真相，留给后人。可是，想不到，当我打算开始的时候，一连串发生心脏病和视网膜出血，以及脊椎开刀，体力和视力大不如前，好像一个身经百战的沙场老兵，当他提矛跨马，轮到要为自己冲锋陷阵时，却已提不动铁矛，跨不上战马。

就在这个时候，周碧瑟博士挺身助我完成心愿，她是一个最好的工作伙伴，态度的认真和工作的狂热，使我感动。她每天乘车一个半小时，从学校到我家，一进门，一分钟也不停地开始工作，三个小时后，再乘一个半小时的车赶回学校。没有她这份坚强的意志，这本书不可能完成。就在她的扶持下，我这只飞鸿，从原生地太行山下一个村落，重新飞过为时七十五年的漫长旅程。

日本作家黄文雄先生曾引用日本的一句谚语，说我是一个看过地狱回来的人，他指的是七十年代台湾恐怖时期我几乎被政府枪决。实际上，我不仅看过，而且我一生几乎全在地狱，眼泪远超过欢笑。在写作途中，碧瑟常常把笔放下来，凝视着我，叹息说：“您的灾难，怎么没完没了？”

但我并不认为我是天下最受苦的人，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比我更苦，这是民族的灾难，时代的灾难，而不是某一个人的灾难。回顾风沙滚滚的来时路，能够通过这些灾难，我比更多的中国人要幸运得多，使我充满感恩之情。

我的妻子香华在我视力衰退的时候，曾经说过：“我是你的眼睛。”果然，她帮助碧瑟校对本书。而给我鼓励最多的朋友：陈宏正先生、王荣文先生、苏堃基先生，这三位像碧瑟一样难得的伙伴，我有幸结识他们，没有他们，这个回忆录根本不可能开始。

1995年11月9日于台北花园新城

陪柏杨重走七十五年(代序)

周碧瑟

半年前,五月时候,偶然地,在柏杨先生做东的餐会上,闲聊时,我问他:“柏老,什么时候可以拜读您的自传?”“恐怕叫你失望,我的眼睛内出血,视力不行,恐怕不能再写长篇。”

“视力不行,大脑并没有坏,依然可以回忆。这样吧,您口述,我帮您笔录、整理。”看着柏杨沮丧的神情,唯恐他心脏开刀后恢复期的忧郁症再度复发,所以,我未经思索,就顺口回应。不料柏杨一听,很兴奋地伸出右手,举起小指与我的小指打钩说:“好,一言为定,不可后悔!”当时,5月,是我最忙的时候,我指导的硕士班研究生正要毕业论文口试,再加上筹备6月10日阳明大学的首届毕业典礼,忙得不可开交,哪来余暇?

也就在这个时候,阳明大学教务长张仲明教授起意邀请柏杨出席首届毕业典礼做贵宾致词,校长韩韶华教授完全同意。这是阳明医学院改制大学第一届的毕业典礼,能请到一位不具任何官衔,而这么有爱心,这么有器度的人文大师来演讲,对阳明大学而言,意义重大。但是,这时柏杨正生活在恐惧之中,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看眼睛出血情况是否好转,心情跟着起起落落,活得小心谨慎,不敢大声讲话,更不敢打喷嚏,他

自称活得像个“公主”，心情坏透，拒绝任何演讲。于是，我跟他谈判，他来阳明演讲，我就一定替他执笔写回忆录，达成协议。

6月10日，阳明大学首届毕业典礼，在校长的扶持下，柏杨站上讲台，做三十分钟精彩而生动的演讲：《专业与人文》。一个很严肃的题目，被他讲得台下听众笑得前俯后仰，但却寓意深远，令人玩味。

接下来，该是我履行承诺了。我一生从未做过生涯规划，一切随缘随兴，也因为如此，才有《柏杨回忆录》这个浩大的工程，不期然地在我生命中冒出来。以我工作的时间表，无论如何，都无法匀出这一段时间。可是，写本文的时候，这项庞大的访谈工程已告完工，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这竟会成为事实。

五个月来，支持着我做这件事的动机就是“承诺”。苦，是真苦！想想，也是报应！目前在健保局当企划处经理的李丞华教授多年前曾说过：

“周老师的饭很难吃，吃她一顿饭，害我忙了两个月！”

“不吃白不吃，该做的还是逃不掉，吃了再说。”这是另一位学生高翔医师的答话。

我于1977年起开始任教阳明，1978年暑假，创组“阳明十字军”，每年寒暑假自费下乡服务，迄今十九载，未曾中断，已成阳明的传统，也是数以千计的阳明人共同的回忆。这一切，都是和学生们“吃饭”吃出来的。而今，当老师的我，吃了柏杨一顿饭，竟使我忙了五个月！

6月13日下午，我到环保署开会，会后，打电话给柏杨：

“柏老，您晚上在家吗？”

“在！”

“那我现在过来。”

我叫车直驶花园新城，就这样，在毫无计划的情况下，开始第一个字。以后，只要有空，就去花园新城，到了第十次，我问柏杨：

“柏老，您现在还担心我不写呢？”

“不了，现在倒是担心我不写了！碧瑟，还好我不是你的伙计，否则，你是一个很严苛的老板。”

倒是张香华很得意，她说，柏杨一辈子催人，终于也有被人催的时候。

五个月间，共计访谈八十五次，大部分是在晚上，从八点多到十一点多。每次工作两到三个小时，总共约二百个小时，其中有一半是在花园新城柏杨的家里，另一半是在荣总的病房（包括眼睛与脊椎两次开刀，共住院两个多月）完成的。无论是眼睛或脊椎开刀，都是在开刀的第二天晚上就开始工作。柏杨这两次开刀后，都没有出现忧郁症状，可能因为没有时间让他忧郁吧！这期间，我的助理去看他，他向我的助理告状：“你们这个老师太严苛，是个不好的老板。”

脊椎开刀后不久，一个星期天下午，病房要打扫，柏杨躺在病床上被推到外面走廊，我们就在走廊上工作，柏杨忽有所感说：“这好像又回到当年在调查局被逼供的情景。”

在花园新城工作，几乎都在暑假期间，我每天下班，搭阳明一号校车到终点站景美，再转计程车上山。工作结束时都已近午夜，电话叫车，柏杨或香华送我上车，回家再去电话报告平安。花园新城揽翠大厦夜班的管理员有一次问柏杨：“你们每天晚上补习，都要补得这么晚啊？真辛苦！”

电话叫的计程车，坐起来较有安全感，可是有一

次,在半路上,司机忽然叫我换车,令我一惊。三更半夜,在荒郊野外,确实害怕,大概司机也看出我的惊恐,补充说道,他的车子有毛病,特意把发动机熄火再启动,向我显示汽车确有问题。于是,我在半路换了车,虽也平安抵家,但确是受了惊。另一次是司机在半路上停车,说他的车是向车行租来的,制冷出了问题,必须打电话向车行报告,要我在车上等候。在车上等候的期间,脑子里也不免会东想西想,最后证实,汽车的制冷确实坏了,但细胞在紧张时死了不少。整个工作期间,对我而言,最大的压力是半夜回家的安全问题。而偏偏柏杨的文思却是越晚越好,每次,都有一番挣扎,总在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收摊。

学校一开学,我实在无法在下班时间离校,每天总得忙到晚上七八点,才能把桌上的工作清理掉。柏杨却不幸在荣总住院,从我办公室走到他病房,只需要五分钟,从病房走向我的宿舍,大约只要十五分钟,节省了我许多交通时间与精力。

10月25日晚上,正在工作,一位医院看护捧着《中国人史纲》上、下两册书走进柏杨的病房说:“我照顾的病人,才二十六岁,在工地被钢梁打到,双腿受伤,可能难以复原。他对您非常敬佩,听说您也住院,今天是他的生日,他很希望先生能在他买的书上签名。”柏杨在书上写下:

宗翰小弟:我们是同命,相信灾难会成为跳板。

柏杨

10月26日,柏杨叫家人送来两本书《柏杨小说选集》和《路,要你自己走》,送给江宗翰。

10月27日晚上，柏杨出院的前夕，江宗翰坐轮椅进了柏杨病房，他根据柏杨书上的签名，为柏杨刻了一个石头印章，送给柏杨。

一连三天，三个场景，我都有幸在场。读者的崇拜，柏杨的温馨，使人感叹！整个访谈笔录过程中，常常遇到的困难是柏杨的国语实在太烂了，乡音又重。像“使”“是”“自”，他永远讲不清楚，总得等全句字义了解之后，再回头去分辨该是哪一个字。有一次他很费劲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学生的“生”，台独的“台”。我就写下了“生台”，可是全句一念，完全不通，幸亏我不耻“上”问，自承学问不够，才水落石出，原来是“生态”，“态度”的“态”而非“台独”的“台”，两人不禁哈哈大笑。更有一次，他讲丁一丁，我问他怎么写，他一时之间也说不上来，这时两个人的沟通触了礁，柏杨直怪汉字的缺点，如果用罗马拼音就无此困扰。最后，根据前后文句的意思，几经猜测揣摩，终于写出了他要的“覬觐”两个字。

比较危险的一次错误，他说读者对《通鉴》的“怀疑”……我好奇地问：“怀疑什么？”搞清楚后，原来是“欢迎”，意思竟完全相反。另一个问题是他念“直律”，令我很难下笔，再细问，原来是“直率”，“率”在这里音“帅”。难怪了，这时我才了解柏杨为什么对中国文字那么生气，文字本身已够复杂，再来个破音，真是火上加油，雪上加霜。至于一般人常犯的错，柏杨更是常犯，有边读边，没边读上下，以及“方”和“黄”永远念不清。于是笔录时，还必须留一部分大脑的功能去解读这些难题。

柏杨最大的福气是随时随地都可以睡觉，在荣总病榻畔的访谈中，有一次，谈到一半，忽然冒出：

“碧瑟，对不起，我要睡一下。”

一个转身，立刻听到他打鼾的声音，入睡之快，令人惊讶羡慕。更妙的一次，写到一半，毫无预警，他已睡着了；等护士拿药进来，把他吵醒，他在没有提示之下，立刻接着下一句，衔接之顺，也令人佩服，他睡前与睡后，脑筋是连线的。

我不是一个写文章的人，而竟替一位大文豪执笔，朋友都替我捏一把冷汗。柏杨一生从事写作，他用字如神，而我却是个门外汉。读者们希望读到的不只是柏杨本人的第一手资料，更希望能享受他绝妙的文句与字里行间洋溢的感情。因此，我尽可能地保留柏杨文字的原味，这本书，我唯一的贡献只在于“逼供”。在柏杨眼睛开刀以及接踵而来的脊椎开刀，这五个月不能看、不能坐的岁月里，我抢救了他这段时间，写成此书。这是柏杨的朋友（包括我）和读者期盼多年，催问多年的一本书。

柏杨的一生充满传奇，知道他成长的环境与过程之后，较能了解他对中华文化的批判。我在五个月间，陪他重走一遍七十五年的岁月，收获之丰难以言喻，感谢上苍，给了我一个这么难得的机缘。

1995年11月9日写于阳明大学

目 录

序:重飞来时路	1
陪柏杨重走七十五年(代序).....	周碧瑟 3
1. 野生动物	1
2. 家庭	4
3. 继母	7
4. 上小学的日子	13
5. 恶师和初中	17
6. 背影和呼喊	25
7. 逐出学校	29
8. 剧毒海洛因	35
9. 奇迹——平面几何	37
10. 轰轰烈烈的恋爱	41
11. 西安事变	44
12. 犯上作乱	48
13. 蛇山一带红点多	51
14. 珞珈歌声	56
15. 结婚与父丧	60
16. 荒山逃亡	66
17. 大隧道惨案	69
18. 开始用假证件	72
19. 开除	75
20. 再做假证件	78

21. 大学生活	83
22. 城门突然关闭	89
23. 永远开除学籍	94
24. 沈阳陷落	98
25. 北京陷落	103
26. 横渡台湾海峡	107
27. 第一次入狱	111
28. 防空洞里的一幕	117
29. 救国团	122
30. 被俘	128
31. 十年杂文	135
32. 梦寐一样的往事	142
33. 山崩地裂	146
34. 调查局	152
35. 军法处看守所	159
36. 南航	166
37. 火烧岛	171
38. 同埋一丘	178
39. 出狱	185
40. 软禁	191
41. 自由	200
42. 重返文坛	208
43. 十年通鉴	213
44. 爱荷华	221
45. 家园	224
46. 最后文字狱	228
47. 尾声	230
附:写给刘展华的一封信	柏杨 231
《柏杨回忆录》补遗	张香华 237
大事记	275

1. 野生动物

天下所有人都知道自己的生日，中国人甚至知道自己出生的时间是几分几秒；只有我，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自己的生日，属于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小事，没有人会为它眨一眨眼。可是，假如有一天，忽然有人宣布我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恐怕就要劳动一大批考据学家忙得团团乱转。

据说，我出生于1920年，这是我唯一记得的数字。不过到了后来，连这个数字也不敢十分确定，因为事实上，并没有一个人告诉过我，包括父母。母亲在我生下来不久即行去世，中国人的父亲向来把儿女的出生养育归于母亲的职责，更不会记住儿女的生日。这个数字的来源，似乎是从家人口中，偶尔听到，因而留下印象的，日久天长，或许记错，或许讲的人根本不是讲我，而是讲别人。我还模糊记得我的生日是阴历九月初七，不过，更加不敢肯定这个日子。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内陆乡村，几乎仍是原始社会，除了大人物或是世家子弟外，很少有人为一个孩子庆生。所以我的生日是哪一天，毫无意义。我的出生就像一个动物族群中的一只小驹，诞生在茫茫的天地之间。

1949年，我二十九岁（假定我的生年没记错的话），流浪到台湾，在行政组织严谨的台湾区公所办户口时，因为不能肯定我的生日，所以临时起意，顺口报出一个印象中不容易忘记的日子——11月1日。那是东北第一大城沈阳市在国共内战中陷入共军的日子，当时，对正在沈阳办《大东日报》的我来说，是一个晴天霹雳。所以我选了11月1日成为我户口上正式记载的生日，一直保持了二十年。1968年的3月7日，我被调查局以“共产党间谍”以及“打击国家领导中

心”的罪名,逮捕入狱,要求处死。其后,又被改判有期徒刑十二年。从此,我就以3月7日作为我新的生日,不但纪念我的苦难,也强调自该日起,对笼罩我一生的蒋家父子政权的唾弃。然而,正当大家已经接受我的生日是3月7日时,却在稍后出现的文件上,发现我真正被捕的日子是3月4日。为什么发生三天的差误?这和传统官场作业有关,原来法律规定,任何刑事案件,调查机关收押被告,不得超过四个月,而且冠冕堂皇地宣示:如果超过四个月,被告在拘押期间所有的口供与证据,都作无效,用来保护被告的人权。而我是1968年7月7日由调查局移送台湾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的,如果不把拘押日期从3月4日改为3月7日的话,调查局的拘押行为就完全违法,我则完全无罪。所以,特务们就把被捕日期后延到3月7日,这是诬陷手法小动作之一。仅只生日一项,竟有这么多曲折变化,难道一开始就命中注定一个小人物求活不能、求死不得的坎坷一生!

跟生日同样暧昧的是,我不知道生在哪里。有人说,我生在父亲当县长的河南省通许县县长宿舍;有人说,我生在河南省开封县东桐板街;没有一个人明确地告诉我,到底我生在哪里。只是,在我长大后,发现我被归类为河南省辉县人。

辉县是中国最古老的城市之一,不过在历史上却默默无闻。最著名的一件事,发生在公元前221年,秦国消灭了当时华夏土地上所有的独立国家,统一了当时已知的世界,把他最后俘虏的一个名叫田建的齐国国王,放逐到共城(就是现在河南省辉县),任凭他自生自灭。这位当了四十五年的国王,享尽人间的荣华富贵之后,被软禁在太行山麓松柏树林中。最后,他的随从全部逃走,妻子跟王位继承人的儿子,饥寒交迫,日夜啼哭。田建伤心过度,终于郁病而死。王后与王子都不知道下落。齐国遗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为他写下一首哀歌:

满耳松涛

满目柏林

饥饿时不能吃

口渴时不能饮
谁使田建落得如此下场
是不是那些——
平常围绕着他的客卿大臣

这首哀歌，在辉县广大的土地上飘荡。两千余年之后的今天，辉县已很少人记得这件事，它太遥远了。现代的辉县人，尤其是居住县城东北六公里的常村郭姓居民，他们所有的记忆，最远追溯到三百年前那个令人作呕的明王朝末年。那是一个无边无涯的大黑暗时代，整个中国北部大约五百万方公里、比一百五十个台湾都要大的面积上，发生被贪官污吏制造出来的可怖饥荒，旱灾、蝗灾，所有含叶绿素的叶子，全被啃光。大地如焚，河水干枯，一片焦土。饥饿的灾民，互相交换子女，烹杀煮吃，当孩子们都吃尽的时候，他们吃观音土——一种白颜色的松软石头，经水煮过，会变成糗糊，人们把它喝下去，暂时填满肠胃，可是不久它就凝结，恢复成石头硬块，既不能消化，又不能排出，直到一个一个活活胀死。

就在山西省洪洞县，一个郭姓大家族几乎被饥饿消灭，残存的一些族人，在一棵大槐树下，把一个铁锅摔破，分给每一个支派的族长，然后互相祝福，四散逃命。他们相约等这场灾难过去（人往往认为灾难会过去，以寄望于未来），总有一天，大家从四面八方返回故土，重建家园。万一到时候子弟已互不认识，锅片就是信物，可以为证。

于是当中有一支从洪洞县出发，向东逃亡。那是一段悲惨凄凉的旅程，中途幼儿夭折，老年人逝世，沿路写下悲苦的河南辉县先民移民史。他们翻过高达两千公尺的太行山，继续向东逃亡，终于在太行山东麓的辉县定居，他们的子孙一直传到现在。转眼三百年，锅片已经不知道何处而去，子孙们对往日大槐树下摔锅片的故乡，早已失去记忆。今天，当辉县人被询问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只见他们一脸茫然的表情，透露人世无限的沧桑。

我，柏杨，就是这支苦难先民的后裔。